

三十而立：《二十一世紀》的 慶賀感言

邱偉平

最近學術刊物與報刊雜誌的文章討論，常常牽扯到國際間霸權的爭奪，似乎都注意到中國勢將挑戰美國的迹象。這個迹象在一般人的討論是「修昔底德陷阱」(Thucydides' Trap)。修昔底德寫的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》(*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*)中，頭號霸權雅典面臨着二號霸權斯巴達的挑戰而兵戎相見，以至於整個希臘聯盟都捲入這場爭霸的活動。希臘城邦互相攻伐，最終引來了外敵——波斯干預，形成波斯集團與希臘集團的對抗。人類歷史，強者不容臥榻之旁由他人酣睡，強權不能容許挑戰，終將導致戰爭。上個世紀湯恩比(Arnold J. Toynbee)的《歷史研究》(*A Study of History*)指出內在的“proletariat”(無產階級、窮而無告者)與外在的“proletariat”兩類對權威的挑戰者，前者的挑戰是革命，後者即是二強之間的鬥爭。二號新興勢力，威脅與頭號霸權之間的平衡，則頭號霸權居於中心的地位受到邊緣的挑戰。湯恩比的說法比「修昔底德陷阱」涵蓋面更加廣泛，內容的敘述也更加具體。我們用湯恩比的理論來檢驗世界歷史，從兩河流域開始分析。

一 歷史上的霸權爭奪戰

兩河流域文明的「中原」是兩河的河谷地區，挑戰者或是兩河內部的某個城邦挑戰最有勢力的霸權，或是東邊的一批騎馬族群的威脅，或是西邊的安納托利亞高原的民族向河谷的民族挑戰，這是一個例子。兩河流域文明擴大到「中東」為其腹地的觀念時，西半邊是地中海邊緣的地區，主要是希臘人建立的城邦，東半邊是波斯人建立的國家。希臘城邦群代表西方，波斯代表東方。兩邊為了爭奪中原，戰爭不斷，最後希臘戰勝了波斯。但是，希臘人沒想到，自己的挑戰者竟是西北邊緣的馬其頓；那時，馬其頓還沒有發展到城

邦，只是一個部落王國。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 (Alexander the Great) 統一了希臘，也兼有東方的波斯帝國。

希臘帝國的挑戰者則是來自隔了半個地中海的羅馬人，位處帝國邊緣的邊緣。羅馬仿造了希臘的城邦制度，壯大後擊敗了希臘帝國。羅馬在剛剛開始建立帝國的時候，羅馬軍團兵鋒四出，向各處征伐。征討的大軍，通常在新佔領土留下，做了獨立總督，安享榮華；也有人選擇回羅馬爭奪領導權。著名的凱撒 (Julius Caesar) 和元老院鬥爭就是一個例子。凱撒帶兵到西北高盧一帶開疆闢土，得勝回朝，志在主宰中央政權。羅馬當權的元老院謀殺了凱撒。凱撒的侄子屋大維 (奧古斯都, Augustus) 反戈一擊，取得政權。這一類外藩挑戰中央的情況，在羅馬歷史上層出不窮。

外敵挑戰的個例，則是位於地中海西南面、非洲北邊的迦太基。這是腓尼基人建立的國家，佔有肥沃的種麥區。腓尼基人早年一向與希臘人在地中海各行各事，希臘人在陸地上行商和攻城略地；腓尼基人長期專注在地中海沿邊、北非一帶貿易。他們在迦太基建立基地，從事麥、鹽貿易致富。羅馬妒忌迦太基的富庶，三代統治者都下決心要消滅迦太基。經過三度苦鬥，羅馬佔領了迦太基，殺戮迦太基人，灌海水毀壞了農田和鹽灘，迦太基在地圖上被抹掉。這一事件，乃是西歐白人政權自居霸主，不容他人酣睡的歷史前例。

羅馬帝國最強盛的時期，羅馬城是空的，軍隊都在外面。羅馬軍隊在各地駐扎，利用當地的勢力，比如，在猶太人國家，猶太人的王和羅馬的總督聯合統治；法律是猶太人的法律，祭司是猶太人的祭司。像這樣附屬於羅馬帝國的國家有很多。羅馬人沒想到，他們的敵人不是出自內部，而是來自帝國邊緣的、地中海以北、歐洲大陸的蠻族。這些來自歐亞通道的各種蠻族，一批又一批，經過幾個世紀的移動和征伐，滲透了羅馬軍隊。這些蠻族終於成為羅馬的新統治者：他們沒文字，沒歷史，沒制度，而被基督教馴化，蠻族的統治階層成為基督教的信徒。基督教教士取得了教權，也取得了統治權。後來羅馬帝國一分為二，西羅馬以羅馬為基地，信仰基督教；東羅馬以希臘為基地，信仰東正教；東正教也是基督教的一部分。兩個教會在同一個基督教名號之下，彼此對抗。

羅馬國土四分五裂，而公而侯，各地的蠻夷爾公爾侯，他們終於將歐洲帶回民族國家的體制。歐洲教廷的普世天下，轉變為俗世的封建國家：一個國家是一個族群，在大文化系統和國家實體的共同體之間，可以有雙層體制套疊。兩個不同國家的王可以是同一族的人，而老百姓可能又是另一族屬。除了教廷的權力，其實也需要一個超越國家的天下機制。這時候，歐洲才有秩序出現。但這個教廷秩序不很穩定，直到法蘭克王國的建立。

查理大帝 (Charles the Great) 是法蘭克王國的建立者，他被教宗授予神聖羅馬皇帝封號。這時，理論上各地民族國家都是他名下的封建屬民。「神聖羅馬帝國」——並不神聖，又不是羅馬，「皇帝」乃是由「選侯」推舉的。東邊的